



橋

子帆 琴思鋼

張望 張 燕

李少儒選集

時光的足音
印在每一根橋的板
鍵上
我們用詩的指
彈出橋的滄桑

詩是人性的光輝

· 林煥彰 ·

——泰華現代詩人五人詩集序

詩是什麼？幾乎每人都可以說出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想法，而且也幾乎每人都能夠憑著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想法來寫作，因為詩就是生活、經驗、思考、領悟、想像和憧憬的結合；詩就是這麼真實、自由，而有無限存在的可能。

這是我對詩的體認。我的體認，是感性的，直覺的，從真實的生活體驗而來，不是透過書本，不是冥想，也不是理智的分析。我所珍惜的詩，也就是有血、有淚的，有著真實生活體驗的詩。

知道泰華現代詩人：子帆、琴思鋼、張望、張燕、李少儒五人要合出一本詩集，我感到很欣喜，因為他們的詩我都拜讀過；也都是寫生活的。而我和他們，除了張燕女士尚未謀面外，子帆、琴思鋼、張望、李少儒，我們都見過，也常通信，彼此都有相當的了解。他們的詩，和他們的人一樣，截然不同，都各有自己的風貌。

子帆年輕、率直，他的詩，有年輕人特有的浪漫情懷，擅用淺白的文字表現。

琴思鋼是位現代的行吟詩人，他的詩，反映他的足跡，語言也自然趨向行吟式的飄逸。

張望可說是都市裡典型的大眾詩人，他介入現實，也有較多的關照，語言也多顯現大都會的生活特色。

張燕有古典詩人的學養，語言典雅，展現自由詩的風味。

李少儒是位穩重的長者，有儒家的風範，他的詩，富有人生經驗，深含哲思，語言凝練。

這樣的一本詩集，內容、形式，是多采多姿的。

詩是人性的光輝，是詩人對真善美的追求和表現。

詩是人類心靈上的需要，有抒情的需要，有悲憫的需要，有怨憤、吶喊、批判、反抗、讚美以及激勵的需要。

拜讀過這五位泰華現代詩人的作品，我有這些感受。

一九八八年九月於台北

· 芳草 ·

：「忘記自己是一位詩人。」

平時儘量做些在外表上似乎與詩人看來毫無相關關係，但，必須都是典雅清高的事，那他的成就價值，當能涵蓋得更廣闊-----。

：「寫詩，本來沒有想做詩人。」

不過，當詩人的生命投入大時代浩壯的生命之流中創化不已時-----。

以上是泰國工商總會方德傳主席對我們出版這本詩集時說的警語。除此，對這個集本的出版，方主席還給我們大力支援。

在泰華文學界，方主席的言行是氣質涵養的慧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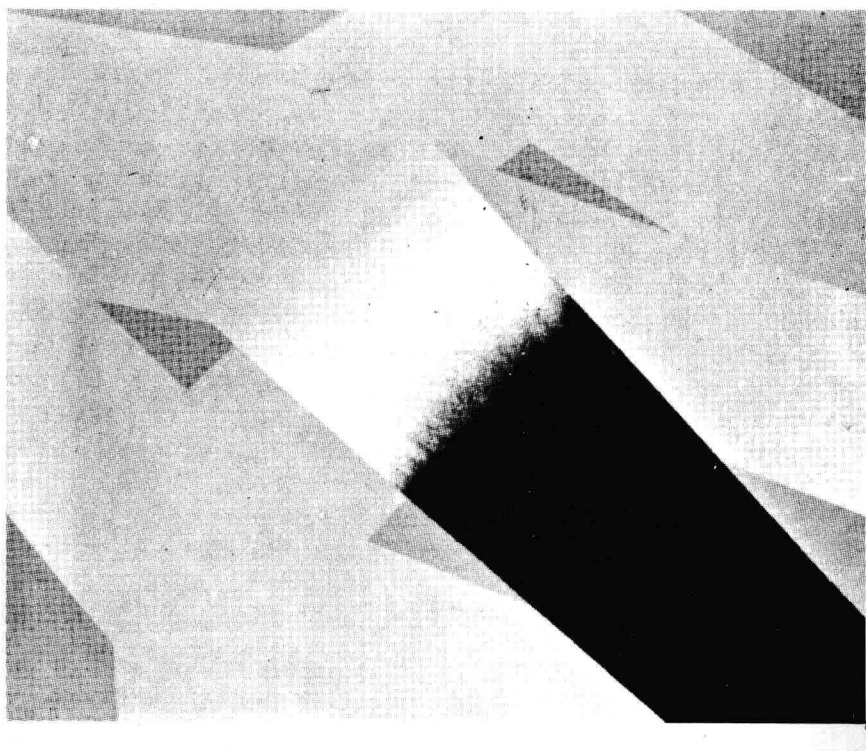
· 編委會

少女情懷

密密的縫上縫上
縷縷少女的情懷
拴緊一春心頭事
一臉春意
一手輕盈
一針一線
凝著遠遠的日子
那美好注滿心懷
那臨別的綿綿
那絮語的潺潺
似真似近在眼前
今日何日
君再來？君再來-----

子 葉樹勛攝影
帆 詩

· 目次 ·



子 帆	第一輯	1—41
琴思鋼	第二輯	1—40

張 望	第三輯	1-40
張 燕	第四輯	1-39
李少儒	第五輯	1-37

· 影與詩 ·

第一輯：一首綠化東北之歌
少 女 情 懷

葉樹勛攝影
子 帆 詩

第二輯：手 指 與 舞 蹈

葉樹勛攝影
琴 思 鋼 詩

第三輯：聖 壽 無 疆
微 笑 的 土 地

葉樹勛攝影
張 望 詩

第四輯：愛 心

葉樹勛攝影
張 燕 詩

第五輯：燭 舞 · 讀 心

葉樹勛攝影
李 少 儒 詩



· 子 帆 ·

愛現代詩，也寫小說和散文。

——他的面前有一支指向旗——
指向泰華現代詩一片待墾的土地。

· 翁永德 ·
星暹日報文藝版編輯

新寫實主義與

社會主義的代言

——談子帆的怨婦——

· 孟 樊 ·

讀了子帆的「怨婦」一詩，心情是沉重的，整首詩是一個悲愴的故事：怨婦是迷失在十字街頭「最後」的一個人，她蓬頭垢面，步履歪斜，語無倫次，因為她在控訴，因為她含冤莫辯，因為她被搬弄是非，才使她墮落、呼冤、哭嗥，而迷失在不知何去何從的十字街頭——十字街頭，這是極強烈的一個象徵，把這樣一個怨婦擺在莫所適從的十字路口，不僅增加了詩的戲劇性，而且更能點出「怨」的效果，就因為徬徨在十字街頭，使她「更」不能不怨。

詩中有好幾行句子一直在強調婦人的「怨恨」：「一肚怨氣胆邊生」、「幽幽怨怨長啼不休」、「頻頻呼冤、哭嗥」、「恒似瘋狂的謾罵」、「謾罵這個那個沒良心」、「謾罵這個骯髒的世界」。在一般人的眼裏，她反而不是「怨婦」，而是「瘋婆子」；然而，對悲天憫人的詩人而言，她是道道地地的怨婦，而不是失心瘋的婆子，因為詩人看到了她的過去，看到了她的故事，也看到了這「骯髒的世界」。
。其實，詩人在本詩中真正想表達的，並不是怨婦的「怨」字，而是藉此「怨」字想傳達她那社會主義（Socialism）式的關懷。

所以，這首詩的創作動機是悲憫，而且視角（Point of view）是大我的，換言之，即從社會整理的觀點，來「透視」爲一般人所認爲微不足道的一樁瘋婦在十字街頭哭鬧的事件；倘進一步引申，則此可能是強調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社會腐化下的一個「惡果」。

當然，品讀本詩之際，倒也可不必做上述如此的「引申」；但縱使從一己的小我觀點而言，這「故事」讀來仍不免令人唏噓不已。而這首詩之所以須以「故事」觀之，實其所著重者乃內容與主題的表現，詳言之，可謂重內容而輕技巧，這在目前「新寫實主義」（Neo-realism）當道的台灣詩壇尤其如此。

西洋十九世紀的寫實主義最大的特色，乃排除幻想，將作家所觀察的人生忠實地寫下來，亦即強調「社會環境精確的再現」，惟其所謂「忠實的描寫」是客觀的、中性的，並未帶有強烈的意識型態（-ioeology）的色彩。但目前當道的「新寫實主義」，除了強調忠實地反映人生外，却隱含有意識型態的創作動機，即喜歡或擅於向社會的黑暗面與爲常人忽略的小角落「挖掘被掩蓋的瘡疤」，不少詩人因此而帶有強烈的社會主義式的人道情懷。

「怨婦」一詩正吻合這種新寫實主義的特色，詩人且帶有濃厚的社會主義式的關懷；多少人在他身邊曾見過類似這樣的瘋婆，但是除了詩人把她當作怨婦外，還有誰會起悲憫之情呢？

附錄：

孟樊先生是台灣詩評家，目前擔任「台灣現代詩研究會」籌備委員之一，又任職台灣「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編輯，謹此略爲介紹。

怨婦

最後的一個怨婦，
還迷失在十字街頭，
蓬頭垢面步履歪斜，
狂醉的穢語無倫次。

逢人當作郎的哭訴！
逢人當發洩的薄倖郎，
一肚怨氣胆邊生，
亂人性的東拉西扯。

夾纏不清的歲月裏，
淪落中有過那一段情，
害得街邊鞋匠，
狼狽頂上通奸罪名。

害得街邊浪童，
光着屁股慌張鼠竄，
緊緊握住一具殘臂的娃娃，
疑是傳宗續代的香火。

幽幽怨怨長啼不休，
是那個昧良心的傢夥？
是誰造的孽啊？
是誰搬弄的是非？

害得她墜落是非不白，
害得她含冤難申辯！
喪失了美好人生，
終身淪陷於罪惡深淵。

凋萎了青春歲月，
還迷失在十字街頭，
迷失在淒慄的夢幻中，
頻頻呼冤，哭嗥。

可憐她恒似瘋狂的謾罵，
謾罵這個那個沒良心，
謾罵這個骯髒的世界，
幽幽怨怨的長啼不休。

根

這一邊，
那一邊。
萬水、千山，遙遠，遙遠……。
心連心，
地連地，
一水之隔，
把綿延的大地，
隔成遙遙相峙的兩岸。
隔斷了萬水千山，
隔不斷兩岸的鄉心！
隔不斷地連地，心連心。
聽！海在呼喚！
山在迴音！
風從深山起，
又迴蕩在山間。
雨從大海起；
又洒回海裏去！

八六、六、十日重整

富詩情畫意的水燈節

韶光易逝，轉眼一年一度的水燈節又過了。

泰國放水燈的節日，今年恰逢陽曆十一月五日，佛曆十二月十五日，男男女女不分老幼都歡騰着，隨着這源遠流長的泰國民風俗，趕放水燈許願忙，希望帶來幸運。

每年逢此佳節，京都車水馬龍，有的乘佳節回鄉下省親，有的又相偕去放水燈許下心願。是晚京都各地遊樂場所，或各府都鬧哄哄歡樂渡良宵，處處都洋溢着一片喜樂的氣氛。

尤其是湄南河兩岸人潮洶湧，河上水燈盞盞，輝映如畫。如果這個時候，你能把一切煩瑣事，一古腦兒拋却掉，而放鬆心神，躺在愛河中傾聽那首：黎黎，黎甲通……的幽美水燈之歌，會令你倍增遐思。

有感於此而作詩三帖：

水燈盪漾在我心中

我心坎凝結的鮮血，
又開始在溶化，
溶化在哺乳我長大——
的湄南河。
在流浪的人生旅程，
分刻不忘，
分刻念念。
當那寒風叩響了心鈴，

歌唱起春之歸來，
又和着心絃奏開，
一股暖流在心中交溶。
我不禁低哼着流浪之歌，
回到您的懷抱——
我又默默點燃湄南河，
願蓮花心燈盞盞，
閃爍在湄南河。

盞心河

十二月的寒流，
從湄南河的心河，
衝漪昇騰。
我們聽！聽，
聽那天籟的激流，
吟唱着——
一首多麼可親的歌。
喲！湄南河，
我們看！看，
看那朵朵蓮花燈，
青春的火花在閃耀。
她捧着一朵花，
他捧着一朵花，
今宵必許願，
多情青春女男，
心心愛相許，
伴君共度。

願

一盞心燈，
亮着我心路歷程。

一對燭輝，
在愛底心河盪漾。

一河情愫，
流淌在心中相訴。

嫋嫋清輝，
愛心凝結在昇華。

愛底旋律，
心河節奏的漣漪。

兩顆心兒，
脈脈呢喃倆相依。

生之可愛，
默默盡在不言中。

註：黎甲通——放水燈之意思。
（十月廿日脫稿於曼谷）

孤獨的搖擺椅

在此嚴霜而颯颯北風，
肆虐地造訪寒門的天氣，
那隻寂寞的搖椅，
往日躺着的孤獨老人，
哪裏去了？！

留下孤獨的搖擺椅，
寂寞伴陋舍，
在北風中咿呀咿呀，
哆嗦地搖搖晃晃，
盼望着兒孫歸省的老人。

屋子裏冷冷清清，
颯颯北風，
多事地晃着，
壁上僅遺留下老人的記憶，
一幅陳舊模糊的合家歡。

記憶中清晰可見，
那隻搖擺椅搖擺着，
一個和藹可親的老人，
堆滿皺紋的笑容，
滿足地逗弄着懷中的孫兒。

白雲蒼狗，
幻滅在老人低聲哭泣中，
抽搐的枯皺的嘴唇，
枯坐於搖擺椅上，
痛苦申訴被拋棄的日子。

多少日子，多少回了，
枯槁的老人絕望地，
無聲地走出走進屋子，
壁上那幅合家歡，
漸漸在老人眼中模糊了。

在此嚴霜天颯颯北風中，
寂寞陋舍彷彿瀰漫着哭聲，
遺留下孤單的搖擺椅，
空自唧呀唧呀，
哆嗦地搖晃搖晃。

●後記：先後拜讀了張望、林牧兩位詩友翻譯了泰國名詩人眉邁的詩作——搖擺椅，深深鐫刻在心中。今適逢泰國十二月北風起兮！在此寒冷天氣，使我想起那隻搖擺椅上坐着哆嗦發抖的老人，那股蘊藏在心中的熱血，不禁決堤似的傾洩……啊！老人您冷嗎？因而得詩。